蒲公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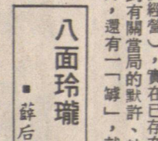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不知道有個日本電影爲什麼叫「蒲公英」。

「蒲公英」是片中女主角的名字。但是導演分明別有用意。

「蒲公英」是一種植物，它的外形像男人的性具，有的風流文人或騷客就常用「蒲公英」來隱諱「性」。猶如廣東人說「食蕉」，是人都知那是什麼意思。

電影片名叫「蒲公英」的話，觀衆定會聯想到可能是部「色情片」。但查實這又不是色情片，只是在宣揚日本的「飲食文化」。但要講一點和性無關，又不盡然，妙在寓意深刻，不能言傳只能心領。古人早就說「食色性也」。又說「飽暖思淫慾」。在點破食和性的關係，好像一塊錢港幣的兩面，一面字、一面女皇，少了那一邊，就不是錢。

有食就有住，「民以食爲天」，還要加上一句「民以性爲地」。沒有性，人類亦不能生根發芽，繁衍生息，刻刻不停，所以人類公英」，單純解釋爲「飲食文化」是不能心領神會大導演伊丹十三其中的苦心孤詣。片一開頭，兩男人，一老一少，恭而敬之在吃日本湯麵。老者教育少者：吃麵，要以極虔誠的愛情心理去享受！要以無限欣賞，無限感恩的態度去觀賞、去品嘗！要不疾不徐，有節有序。好吃的父親要先看而不吃，最後才吃。而對湯要喝到點滴不剩。若將這些經典化爲對女人和性的態度，絕對是異曲同工。片尾，裝修後的酒店牆上畫上大大的「蒲公英」圖案作招徠。我才豁然開朗！日本，這個食、性至上之國。



八面玲瓏 電影「法律師」

■薛后

有人說，在大陸，外行人搞「獨立製片」，是走「法律師」。在目前的催是那麼一回事，因爲這是剛冒出頭來的事物，主管部門無一法可循，也沒有人敢說允許不允許。在沒「法」之前，有人敢于「身試」，因爲在別的行業裡，看到一種「勢頭」，譬如科技、出版、文藝（包括演出團體和影院經營），實在已存在着多種經濟體系，有多種經營方法，而且多數受到有關當局的默許、鼓勵。

「法律師」以外，還有一「師」，就是大多數製片廠，對外人的投資抱歡迎態度。這幾年，內地的製片廠開過不少會議，提出過很多「改制」的主張，指出「難題」很多，較大的幾往往落空。簡單地說，就是收入少、開支大，遇轉不靈。在這樣的境況下，有人願意投資，在廠方來說，歡迎唯恐不及了；所以「西影」紅人吳天明拍心口支持農民獨立製片人于運河，正是基于這個道理。「獨立製片」之「應運而生」，正是有這麼一個「機緣」。

聽說，走這個「師」的還有內行人張藝謀、滕文驥、皇甫可人等。他們的「投資」，可能是另一種方式，除了「人工投資」，還可以通過製片廠的担保，向銀行貸款，或雙方集資。

太平小記

■三風

外以巧取機投韓在北台

中國台北選手團抵漢城金浦機場時的引導牌上，無「中國台北」字樣，變了「中華民國」，國際奧運會的薩馬蘭奇即予嚴厲警告：若再發生類似事件，將會取消台北選手的比賽資格。那天金浦機場上華僑有執「青天白日旗」歡迎者，此訊見十三日報紙，那天中午我打電話與一常往台灣的文化界朋友問他的意見，答道：「在台灣這事可稱『投機取巧』，並非比賽場地，我相信他們在比賽場地當奧運舉行時若敢如此，南韓當局也一定不准了吧？台北與南韓有『邦交』，在理論上，除了在奧運場地外，可以出現『青天白日旗』，南韓華僑，有權持這種旗幟去歡迎。台北一定要參加比賽，在比賽場地上，台北除成員不會甘冒不韙。但成問題的是南韓警方會不會阻止華僑中親台者在觀衆席上持『青天白日旗』呢？北京方面是否要求韓方阻止？我亦不知。」其言固值得一聽呢！

這位朋友又說：「台灣經濟情形好，這回台灣民衆到漢城看奧運的多，他們對海峽兩岸的選手必一視同仁，對政治沒有偏見；傳媒方面亦然。我認識的報社也充分掌握了大陸與兵氏的材料；還有女泳將楊文意的材料，由于都是金牌熱門，還有位上海編輯重視女排李月明、女籃選學姊、女泳將楊文意，誼屬桑梓也。」

「折戟沉沙」十七年

上下方■茗翁

執筆時是「折戟沉沙」十七年，因以爲題。

「折戟沉沙」，是一首唐詩的頭四個字。這四個字，是十七年前人們用以形容林彪墜機事件的。林當時乘坐的是三叉戟飛機，墜於外蒙的溫都爾汗沙漠地帶，因此稱爲「折戟沉沙」，非常貼切。

不讀唐詩的人，以爲「折戟沉沙」典出林彪墜機事件呢！一笑！

「折戟沉沙」事件發生後，北京當局封鎖消息。人民蒙在鼓裡，凡一年之久。

假如不是「林副主席」整年不亮相，需要向人民作出交代，恐怕「折戟沉沙」成爲永遠的秘密。

大家有關方面研究過，人們忘記了林彪是「接班人」了，才公開他作「賊」的罪行——宣佈他發動政變失敗，逃往蘇聯，中途機毀人亡。

封鎖消息，在今天這個和平時期，大家是不能接受的。剝奪了人民應享有的知情權，能接受嗎！

值得原諒的是，林彪曾被欽定爲「接班人」，倘若立即宣佈此人作「賊」，則便不能自圓其說。

只是但願同類事件，永不在我國發生而已。

妙在「折戟沉沙」十七週年之際，香港也有「斷了三叉戟」飛機「沉」於灣畔而刮到海底的「沙」。事後，有人把飛機標誌塗去，詭言「國際慣例」如此。

大概他們以爲，香港人是「阿瞞」，連一點航空常識都沒有，可任他們想過去的日子，這啓示可一點也沒。

奇人

的那個世界奇人大衛谷柏飛。

我沒有機會到他的表演，但是在一章小妹替我開生日晚會的一天，在蘭桂坊的「一九九七」的士高內，却有機會與他相識，談了幾句，並且與他合拍一照。

我見到他雙目的眼神十分厲害，可見是個十分精的人，而且每逢有什麼異能的人，總是雙目不同凡人的，這一點，則似乎不論中外，情形亦大致相同。

大衛的表演，據說已經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當年在北京，曾經有過穿過長城的城牆那種壯舉，與在美國紐約用掩眼法移走于其他奇人的地方，是他從來沒說過他的表演，是因爲他有超乎常人的內在機能。總言之，他暗示着他的一切，都是離不開魔術範圍的，假如說穿了的話，是完全可以用科學去解釋的，但當然，一般魔術師的手法，與他的作一比較，那是相差得太遠太遠了，比較起來，根本像是笑話。

大衛谷柏飛是否近日來，香港人多談論新近在此表演過他的表演，在此此而止，不知何時心血來潮，會起花卉來，後又學寫「福」、「慈」構對會畫本是外行